

民國 85 年 6 月 3 日，我經外交部協助，劉泰英、林鴻道、林鴻明、林鴻志兄弟的居間協調，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王室之邀，赴該國為其總統 Sheikh Za yed 及王室多人看診。同行的夥伴有中國醫藥學院張永賢博士、宏國建設公司少東林鴻志先生、內人何秀美女士。

我們一行四人，於是日上午九時自桃園中正機場出發，先飛香港啟德機場（赤辣角機場尚未修好），去會一位李亨利先生，再由李先生陪同前往阿聯。

約一小時的航程，我們就到達啟德機場，大家相約十點半在貴賓室見面，但一直等到十一點多，仍不見李先生蹤影。看看手錶距離香港飛 ABU DHABI 的班機只有一刻鐘的時間，我們感到十分著急，正要起身離開貴賓室時，突然看到一位手提黑色皮包的中年男士，匆匆而來，由於大家以前未見過面，又都急著找相會的朋友，雙方不約而同的走近前來，彼此通問姓名，正是急須要會的對象，大家這才放心。

我們一行匆匆忙忙通過關門，搭乘阿酋航空公司的飛機，經過十多小時的航程，直飛阿聯的首都阿不達比（ABUDHABI）。下了飛機，大約是當地時間下午三、四點鐘（因是逐日而行）。王室早已派了三人在機場等候。

我們五人分乘二輛加長型的賓士轎車，經過經近四十分鐘的車程，即到達阿聯的首都——阿不達比。沿途所見除了盡是黃沙滾滾一望無際的大沙漠外，筆直寬廣的公路兩旁只種了幾株稀疏的棗椰（一種棕櫚科植物），那算是沙漠中唯有的綠意。

首都的市容非常整齊，新式的高樓大廈，櫛比鱗次的聳立在平坦的沙漠上，剛入市區，猶如置身於新加坡的感覺，只是樹木略少了些。有人說：「沙漠上不能建高樓」，我們看了阿不達比的建築，不能不讚嘆現代建築技術的進步啊！

接待人員安排我們住在一所三十二層高的現代玻璃帷幕旅館裡；這家旅館佔地頗廣，有個大花園和大游泳池，右側緊臨海濱公園，站在窗內遠可眺望阿拉伯灣，近可欣賞公園內的奇花異草。它雖然建築在沙漠上，但卻林木暢茂，花草扶疏。據說，這些花木都是用海水經過淡化灌溉的；所花費的成本，比用汽油灌溉都昂貴。

我們在阿聯的時間，雖說七天，但截頭去尾，只有五天。第一天因天色已晚，未作任何活動，傍晚時分，我和內人下樓，走到大廳，看到二幅巨大的壁畫，一幅畫的是：一個荒涼的海岸上，散佈著幾處零零落落的蒙古包，旁邊拴著幾隻乾瘦的駱駝，更有幾株不知名的沙漠植物，襯托其間。底下一行小字，說明：「這是二十年前的阿不達比。」；另一幅畫的是：蔚藍的海岸邊，矗立著高聳入雲，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。也有一行小字說明：「這是現在的阿不達比。」這二幅對比鮮明的巨畫，足以說明；阿拉伯人在惡劣的環境下，憑著輸出石油賺取的外匯，非但使沙漠變成了綠洲，而且把沙漠變成了大都會，你能說，這不是人間的奇蹟?!

翌日晨九時，負責接待的人員跟著一位年輕人來到旅館，經過介紹，才知道他是總統的侄兒，名字叫耐西(NICE)，個頭不高，外貌溫文儒雅。他是不久前，曾奉 Shelkh Zayed 總統之命，到中華民國吊唁李登輝總統父喪之特使。

大家稍坐一會，他問：「可否去他家為他父親看看病？」我們

即刻應允前往。下車後，剛要走進客廳時，即聽到一陣婦女和小孩上樓的腳步聲，她們原來在樓下的一個房間內遊戲，聽到我們來了，即急忙的逃到樓上去。

我和張博士問明了總統堂兄的症狀，又經過簡單的檢查，才知道他在年青趕駱駝時扭傷了右臂，一直未能治好，現在年紀大了，除了臂痛之外，右肩漸覺緊痛，不能高舉，我們決定用針灸給他治療，經他同意後，取穴對側陽陵泉，和捻傷穴，經施術後，患者即感病痛若失，滿口讚美我國針灸的神奇。稍用飲料後，他又要求替他媳婦針灸腰痛，待我起身上樓時，他卻以臂擋住，做出禁止上樓的姿態，等我問明緣由時，才知道他們男女規禁甚嚴，更何況陌生男人觸摸他們女人的身體？待了一會，他問我太太會不會針灸？我說：「當然會！」於是只好請我太太（何秀美）上樓給她們針灸，效果也令她們十分滿意。這個消息立刻傳進皇宮。下午我們回到旅館時，宮內即有一大票皇親國戚到旅館內求診，其中包括頭痛的、腰痛的、腿痛的。惟患者都是男的。

第三天，原本安排好進宮為總統看診的，一直等到十點，宮中才傳回訊息說：「總統今天要接見外賓，無暇看病！」接待人員只好安排我們到海邊看看。車子開到一個小漁港內，看到很多小船停在那裡，海水清澈見底，海岸非常清潔，我請司機停下，拍張照片留念，等我打開車門，快速走到岸邊的剎那，感覺好像跑進火爐裡一般，熱的我幾乎昏倒，趕快按下快門，即跑回車內，我看看車上的溫度計，正好是四十九度。又走到一處外型似用竹子搭蓋的休閒餐廳，中間大廳放了一隻木船，上面擺滿了各種進口水果，大家喝了一杯飲料，林鴻志先生建議：明天到這家餐廳用餐，接待人員做出不知可否的樣子。沿途我們又參觀了他們的

魚市場和果菜市場，因為天氣太熱，我們只匆匆瀏覽一下，但看樣子所有的果菜都是從外國進口的。

第四天，據說，總統又要接見兩批外賓，無暇看診。接待人員又來車把我們接走，車子直奔海港而去，我們心想昨天不是已經來過了嗎？今天為何又來？到了那裡，只見一隻古香古色的大型木製汽船停在岸邊，船中央的甲板上，鋪著一張非常華麗的地毯，上面已坐著三個東方人，經過介紹才知道他們都是從台灣來的。一位是華夏投資公司的毛昭定董事長，一位是光華投資公司的張鍾濮董事長，還有一位是某投資公司的林總經理，他們是奉派來阿聯洽談商務的，一國同胞，異國相逢，感到分外親切，大家一面吃水果聊天，一面在海上瀏覽阿拉伯灣的海上風光，那種心情與感覺，使我不由的想起蘇東坡在《赤壁賦》中泛舟的情景：「浩浩乎如憑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」所不同者：一個是在中國，一個是在外國，一個在夜晚，一個在白天，一個在江中，一個在海上，一個面臨矗立千仞的赤壁，一個目接一望無際的大海。

我們在海上盤旋了一、二個小時，毛董事長和張博士在接待人員的邀約都下海游泳，我因泳技欠佳，未敢下水。

原以為第五天可以赴皇宮應診了，一大早宮中又傳來消息說：「總統今天實在忙，仍抽不出時間看診，要我們在旅館等候。」大約上午十點半，接待人員來了，把我接到一間夜總會去，那家夜總會古香古色，裝璜的有點像歐式咖啡廳。才一進門就看到一個當地的年輕人，在舞臺上彈著鋼琴唱歌，那種韻律乍聽之下，好像老和尚唸經，實在沒有聽頭，沒過多久，一個高頭大馬的歐洲女郎，搖搖擺擺的隨著鋼琴的韻律自後臺扭出來了，只見她越

扭越起勁，越跳越辣，最後把舞衣一件一件的脫下，只剩三點，看到了我們這批黃皮膚的東方人，熱情地向前邀請共舞，我們看到她那高頭大馬的身材，即便會跳，也無人敢去應戰，最後還是李先生神勇，站起身來，示意願與共舞，眾人立即響起如雷掌聲，李先生更感信心百倍，女郎自感榮耀無比。他們跳的既像西班牙舞，又像拉丁舞，事後才知道：那個女郎原來是從美洲的哥倫比亞請來的專業舞女。

午餐用過後，已是下午三點多了，大家回旅館休息。剛用過晚餐，接待人員又說，要陪我們到街上逛逛。這當然是我們最想去的。這時雖然晚上七點多了，但街上仍然很熱，我們走到阿不達比最繁華的地方，仍然看到很多當地百姓長跪在廣場上向他們的真主阿拉膜拜，街上所有的女人，身上都穿著寬大拖地的皂袍，頭面都包著黑色的布巾，行走時身體挺地筆直，她們全身的皮肉，你決看不到半點，在這裡真是絕對的男女授受不親。

我們在街口上每人嚐了一塊當地的特產——沙威馬，那是一種炭烤的牛肉，用刀切成薄片，夾在爐烤的發麵薄餅裡，吃起來很香。我最近在三芝的夜市裡，也看到這種吃食，買了一客試試，這是用雞肉烤的，味道比阿拉伯人烤地差多了。吃過了沙威瑪，我們走到一間二樓上，看到很多當地的工藝品，包括錫製的小茶壺、茶杯、酒壺、酒杯；皮製的各種駱駝、銅鑄的、錫鑄的各種阿拉丁神燈，還有用犀牛角、羚羊角雕刻的酒器、刀、劍等。再走到一個十字路口，遠遠望到在路中央有個八角亭，我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座郵亭，裡面裝設著整齊畫一的信箱，一看就知道是為附近的居民裝製的（據說郵政人員只需把信件放到亭內的信箱裡，附近居民即會自動來取）。再往遠處看，幾乎每個十字路中央

都有一座八角亭，也算阿不達比的街景之一。

想想後天就要回國了，還沒有看到要看的病人，心裡覺得有些納悶。到底是 SHIKH ZAYED 總統的病已經好了？還是對中醫沒信心？

六月九日，早上八點，接待人員就傳訊來：「今天九點準時進宮。」我們一行匆匆備妥應用物品，內人替我拎著藥箱，接待人員說：「婦女不方便進宮！」我說：「她是司藥，她不去，誰配藥？」接待人員想想很有道理，也只好破例讓內人同去。

我們乘坐著二位御醫開來的專車，直奔皇宮而來。距離皇宮約一公里遠，兩旁即站了很多崗哨，大門兩旁，各有一輛坦克車把守，看起來非常莊嚴威武。走進大門一看：院內宮殿巍峨，黃壁綠瓦，正如我們在天方夜譚內所看到的情景一樣，車子開到一處方型殿堂停下，御醫引領我們進入，總統的公子也是該國的外交部長，已在那裡等候，寒暄了幾句，他即陪同我們走到一座長方型建築物內，進門之後，才知那是御用的醫務室。

我們等了約四十分鐘，仍未看到總統的蹤影，約莫十一點的時候，我坐在室內正面，看到外面有拿槍的士兵，緊張的跑來跑去，仍沒看到有像總統的人影出現，心想他是不是又有事情了？念頭還沒停下，即看到一位，耳聽大哥大，頭裹白紗，身穿白袍，留著短鬚的老者，迤邐而來，快到門口時，他即轉背向我，手持大哥大談話，約五分鐘仍未停止，後來乾脆坐到門口的石凳子上，又交談了二、三分鐘才走進來。

我看外交部長和二位御醫都深深的向他鞠躬，口中並喊：“Your Majesty”，才知道他就是總統 SHEIKH ZAYED 先生。他進來後，逕坐到一把醫用的旋轉椅上，兩位御醫邀我和張博士近

前，我們先察其膚色和脈象，面容稍消瘦，兩臂長滿陳舊性濕疹，且有多處搔破出血，兩腿腫大，似有下肢淋巴阻塞情形；切其六脈洪數，觀其舌苔燥黃，唇乾；又問知其口乾多飲而尿黃。診為濕熱內蘊，又兼久年濕疹（據御醫告知，前症已三週，後症已十二年）。當即擬方甘露飲八十四克共分二十一包，每包四克，日三服；又擬方荊防敗毒散一百二十六克、加黃連解毒湯四十二克、再加丹皮十四克、蟬蛻十四克。共分四十二包，每包五克，飯後服。

內服藥配妥後，他問我：「能否馬上止癢？」我說：「可以。」乃著內人以六一散稍加冰片，以水調勻，我淨手後，以手蘸藥膏塗其患處；約三分鐘，我問他：「還癢不癢？」他說：「已不癢了。」此時外交部長和二位御醫，都現出滿意的笑容。

他的兩個御醫，一位是留英的南非蘇丹人，一位是留美的本地人。我們出了皇宮後，蘇丹醫師請我們到他家坐坐，我們欣然前往。稍俟休息，他問我：「能否替他太太看看病？」他接著說：「他太太很怕冷，即使最熱的天氣，也不敢吹冷氣，又常常說腰痛。」經我望、聞、問、切了一番，我說：「你太太患了陽虛症。」他聽不懂。這種病中西醫不易溝通，彼此只有相顧一笑。腰痛的病，我們給她針灸，取穴腰三針，雙委中，雙昆侖，起針後，他太太說：「好多了。」兩個御醫把我們送到旅館裡，擺在我們心中的大石頭，這才放下。

翌日早上，接待人員把我們送到機場，一星期的阿聯出診，到此劃下句點。

當我們接下赴阿聯應診的任務時，直覺上，好像派我們到異國作戰一樣，所不同者，派兵作戰，是打體外的敵人，我們此去

是幫助他們打體內的敵人，而且這個敵人幾乎是無形的，邀診患者又是一國之君。我們雖答應前往，內心的壓力確也不小。更令我們憂心的是：「此君究竟得的什麼病？為何要找中醫治療？難道沒找別的醫生看過嗎？為什麼不見效呢？」這一連串的問題，不時在我腦中盤旋。當時真後悔那麼快答應他們。轉念一想：能代表國家替友邦元首看病，增進國民外交，也是一份榮譽差事。但是，「臨症如臨陣，用藥如用兵。」出國看病，既然如同出國打仗，我們必須對敵情先有所了解，否則，這個仗怎麼打法？乃決定透過外交通，先打聽一下，阿聯總統究竟得是什麼病？經過多次的連繫，終於得到了回音：「原來此君患的是久年皮膚病。」當我再進一步問，到底是那一種皮膚病時，他們俱言，無法知道。

我只好利用幾天的時間，加緊檢閱有關皮膚病的中醫治療方法，還好，中醫治療皮膚病的範圍並不算大。我把臨床時常用的皮膚病濃縮方劑，通通收集齊全，又自行調配了兩種外用藥膏。再請內人選購了一個大型登機箱，把所有可能用到的藥，都裝在裡面，心想：不管你是那一種皮膚病，都可以應付一下。即便一時無法治癒，總會多少見效。就這樣，我們終於如期踏上了行程，也為我國成功的做了一次國民外交。

在我們返國的五個月後，在一次聚會時，聽說在座的張君剛從阿聯洽商回國，我問他：「你此去阿聯有沒有聽到 SHEIKH ZAYED 總統的病情？」他說：「據說，服了你的中藥後，已經痊癒了。」聽了這話，我們感覺到無比的欣慰，更感到中醫藥的療效，確有西方醫藥不及之處，我們應當加倍努力，使我們的中醫藥國粹，發揚到全世界。

後記：

- 一、據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由六個城邦組成，每一城邦都有一個領導者，換言之，六個城邦即有六個行政中心大家公推 SHIKH ZAYED 為共主，其共主對外稱總統，對內仍以國王或陛下稱之，故稱聯合大公國。
- 二、該國是一夫多妻制，據說男人只要經濟能力許可，有女人願意嫁給他，一個男人，可以娶四個老婆不犯法。
- 三、該國國民受教育完全公費，每一國民，只要他願意讀書，自幼稚園到大學，甚至出國留學其教育經費都可由國家支付，由此足見其國家財政豐沛。
- 四、國民住宅，全部由國家統一建築，按戶籍人口多寡免費分配與國民居住，實在是一個最富的社會福利國家。
- 五、據說該國及國民經濟在石油未發現前，國民大多靠養駱駝及在阿拉伯灣撈真珠維持，生活非常困苦，自從石油發現後，國家及國民經濟來源，都賴石油供給，這些地下豐富的黑真珠，給他們帶來了豐沛的財源，國家及國民經濟非常富裕。
- 六、該國男人不留宿，據說阿聯有一不成文規定，家庭內決不收留外來男子住宿，即便最好的朋友亦不例外。原因是，他們男女界限非常嚴緊，留宿時萬一外來男性看上了女主人，爭風吃醋發生格鬥，殺死了男主人，男客并不犯法，但惟一條件，男客必須娶女主人為妻，因為這樣的風俗，大家都怕發生意外，乾脆約定俗成，大家都不留宿男客，因此，到該處旅行的人，你想借住民宿那是門都沒有。
- 七、該國氣溫日夜溫差極為懸殊，白天中午多在 45°C 以上，早上 10 點以後，街上即無路人，晚上六～七點後街上才有人敢出

來走動，夜間氣溫多在 $10^{\circ} \sim 20^{\circ}$ 之間，一天之內，落差極大。

八、有一天早上，我和內人在旅館的頂樓用早點，一面觀賞晨間新聞，一面用餐，突然看到播報台灣新聞，內心感到非常親切，畫面一轉，看到是台灣立法委員打群架的鏡頭，頓時感到顏面無光，轉頭一看餐廳觀賞的員工個個卻露出驚奇的表情。